

Q I U Y A O J I

求药记

戎 林 著



求 药 记

戎 林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个生动、感人的故事。

一个名叫豆豆的小女孩生了一种怪病，她妈妈带她进城治病，住在勇勇家。勇勇和爸爸热情接待她们，可是勇勇的妈妈却嫌烦，对乡下的婶婶和豆豆很冷淡。豆豆的病没治好，婶婶就带着她回乡下去了。

勇勇心里非常难过，但他仍然关心着豆豆的病。他和伙伴们一起，经历了许多曲折，克服了种种困难，收集了各种治病的“药”，送到乡下去。

求 药 记

戎 林 著

麦荣邦 装帧·插图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江苏省盐城市上冈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2.75 字数 44,000

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6,000

统一书号: R10024·4048 定价: 0.25 元

“笃！笃！”

勇勇刚闭眼，就听见有人敲门，他一扑楞从床上爬起，趿着拖鞋，去把门拉开。

门口，站着一位满身灰尘的婶婶，短短的头，黝黑的皮肤，粗糙的手，松弛的眼皮下，睁着一双有些黄浊的眼睛。她的背后吊着一只网袋，胸前挂着一只竹篓，篓子里一只老母鸡伸出惊诧的脑袋。一看就知道，她是从乡下来的。

“请问，这是汪凌的家吗？”

汪凌？——不是勇勇的爸爸吗！勇勇抿着嘴，望望婶婶，点点头。

婶婶的眼里闪过一丝光亮，惊喜地说：

“哦，你就是小勇勇吧！我早就听你爸讲过，讲过！”她转过脸，从身后拖出一个小女孩，“豆豆，过来呀。哎哟哟！躲躲闪闪地干什么！快，快叫哥哥！”

小女孩眨着一双怯生生的大眼，轻轻地叫了一声：

“勇勇哥……”

豆豆！难道这就是爸爸常讲的小豆豆吗？

豆豆家住离这儿七十多里的竹溪村。那年，爸爸随地质队到龙山探矿，帐篷就搭在豆豆家屋后。豆豆爸爸是地质队的向导，也是呱呱叫的报矿员；他长着一双二郎神一样的眼睛，能根据山



坡上一簇簇的花朵的颜色判断出哪里有锰矿，哪里有铁矿；能从小溪里的几块八角石，跟踪找到山顶上的矿床。据说，龙山的大铁矿，就是他最早发现的。

豆豆妈妈待爸爸他们才热心哩，烧水做饭洗衣浆衫，比对自家人还亲。有一回，爸爸从山里回来，身上被雨淋得透湿，豆豆妈不顾自己发烧，坐在火塘边，

把爸爸他们脱下的湿衣服一件一件的烤干，一直到天亮……

爸爸敬重婶婶全家，更喜欢天真活泼的小豆豆，常领着她漫山遍野地采摘野花，捡小石子，给她讲报矿的故事。豆豆姓金，叫金豆豆。这名字也是爸爸给起的，意思是盼着豆豆快点长大，做一个和她爸一样的报矿员，为国家找到更多的金豆子。

去年春天，龙山暴发了一次特大山洪。豆豆爸为抢救地质队放在山沟里的标本和仪器，被洪水卷走了。隔天，人们在龙溪边找到了他的尸体。他没闭眼，手里还紧紧地攥着几块亮闪闪的矿石标本……

勇勇虽然没见过豆豆一家人，但爸爸早就把他们那善良勇敢的模样烙进了他的心底。

勇勇伸手拉拉小豆豆，正要喊爸爸，张开的嘴巴又闭上了。妈妈不是再三叮嘱吗，爸爸在地质局上班，跑现场，搞设计，哪天不忙得晕头转向，中午无论如何也得让他睡一会，就是天王老子来，也不要打搅他。

“婶婶，跟我来。”勇勇踮起脚，悄声说。

他把婶婶和豆豆领进自己睡的小房间。

爸爸大概听见外面有动静，拉开了房门。

“谁呀？找我吗？”

哦，他没睡，手里还捏着一把计算尺。见到婶婶和



豆豆，爸爸眸子一亮：

“哦唷，是崔大姐！什么风把你吹来啦？”他弯下腰，一把将豆豆抱起，“还认识我吗，豆豆？”

豆豆的目光落到爸爸的黑边

眼镜上：“眼镜叔叔，认识！”她亲昵地搂住爸爸的颈脖。

爸爸把脸贴着豆豆的腮帮，使劲偎了偎：“这孩子，记性还真不坏哩！长大，准有出息。”

大婶没吭气，把脸偏向窗外，撩起袖子直揩眼睛。

“怎么啦？崔大姐！”爸爸关切地问。

婶婶红着眼圈，招呼豆豆：“去吧，跟勇勇哥哥玩一会去。”

“不去，不去嘛。”豆豆似乎意识到了什么，抱着婶婶的腿直晃，“我走了，妈妈又要讲我的事，会伤心的！”

爸爸感到诧异。

勇勇是个懂事的孩子，听出婶婶话里有话，忙捧出一大纸盒小人书，把豆豆引到阳台上。豆豆在一边翻

书，勇勇支楞着耳朵，听婶婶在说些什么。

“老汪哪，这孩子命真苦哟！你走后的那年秋天，得了一种怪病……”婶婶的声音很沉，象有座山压着，“一碰到伤心事就哭，一哭，往后一仰，脸发乌，手发抖，浑身一抽一抽的……那模样，真叫人不忍心看哪！”

勇勇这才注意打量起豆豆来：脸色发黄，干巴巴的，细长的脖子挑着个瘦脑袋，两根象筷子一样的小辫儿吊在后脑勺上。

一种深切的同情感象潮水一样漫过了勇勇的心头。

婶婶叹息了一阵，接着又说：

“我好象听你讲过，勇勇妈在第一医院上班，就……”

“嗨，你听错了！她哪在什么第一医院，在电影院，当检票员！”爸爸显得很激动，“大姐，你放心好罗！不管怎样，我也要想方设法把豆豆的病治好！”他站起身，在屋里来回走了两步，把手一挥，“明天，我就带她上医院。”

“爸，我也去。”勇勇跑过来，仰着脸央求爸爸，“我认识医院，走小路，抄近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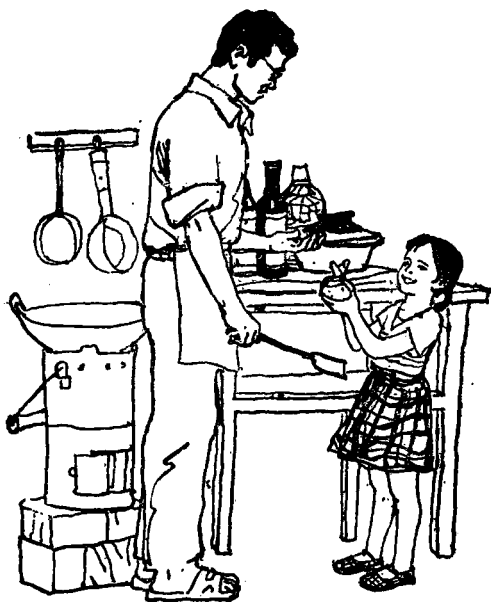
爸爸摸摸勇勇的头，心不在焉地“嗯”了一声，转身问婶婶：“崔大姐，你还没吃饭吧？我这就去做。”

爸爸撸着袖子，走进厨房。

“勇勇，你过来！”婶婶想起了什么，把勇勇拉到身边，拎起地下的网袋，从布兜里捧出许多山楂糖、核桃，直往勇勇口袋里装。勇勇红着脸往一边让，婶婶拽着他的胳膊老不松手，一把又一把，灌满了口袋，摊满了桌子。

“妈，我的小小包包呢？”

豆豆也嚷着跑过来，把一双小手往兜子里伸。



“哦唷，还有我家豆豆给叔叔带的宝贝哩！”

婶婶从兜子里拎出一只小花布包，豆豆抢过去，往背后一藏，踮着脚，慢慢地走到厨房门口：“叔叔，你猜，我给你带了什么？”

爸爸笑咪咪地望着她：“山楂

糖!”

豆豆的两根小辫子直晃悠：“不对!”

“核桃?”

“也不对。”

“那，叔叔就猜不到罗!”

豆豆侧着脑袋，猛地把小布包一扬：“喏，给!”

爸爸放下锅铲，把布包打开，是几粒蓝晶晶亮灿灿的小石子。

“这是在竹溪边捡到的。我爸爸说过，蓝石头底下有铜……”

豆豆的脸上泛起了一片红晕：“叔叔，我看过一本书，上面说，火箭、卫星、飞机上，有好多地方都少不了铜，是吗？哦，对了，开出铜，先给我们村的疙瘩爷爷做根长长的铜烟袋，可行？他的那杆漏气了，不骗你，我看见的，一吸就冒烟!”

“哟，真没想到，我们的豆豆已经当上报矿员啦!”

爸爸惊喜得合不拢嘴。

豆豆笑得更甜了：“我长大，也要去找宝，把山里的宝贝都找出来，让‘四化’要啥有啥!”

勇勇望着豆豆，感到一种甜蜜美好的东西在心底慢慢地融化。

傍晚，妈妈回来了，一进门，见一个乡下打扮的女

人在堂屋拾掇东西，她皱皱眉头，正要问，婶婶直起腰，朝她打招呼：“你是勇勇妈吧？我来麻烦你了……”

爸爸从里屋走出，连声说：“勇勇妈，这就是我常说的崔大姐……”

“呵呵。”妈妈的嘴角动了动，好象在笑，但怎么也掩饰不住那种不大自然的神色。

晚饭碗一丢，爸爸关上房门，把豆豆的病情对妈妈讲了一遍。

“你呀，”妈妈嘟哝着嘴，“哪一辈子少管闲事就好了！那年回老家，你从乡下带来一个看病的老奶奶，病没看好，结果死在医院。你倒快活，拍拍屁股，出差走了，叫我去签字、火化。那两个月，我昼夜泡在医院，睡不好，吃不下，得了个眩晕病。你说说，图什么？这回，还不接受教训，又召来个看病的小丫头。我家可是医院？可是旅馆？你这个人哪！……”

“勇勇妈，你歇歇气好不好！”爸爸瞥了一眼趴在台灯下做作业的勇勇，打断了妈妈的话，语味深长地说，“蚂蚁也知道互相照应呀！人活在世上，就是你帮我，我帮你，手拉手地向前走。豆豆爸在世的时候……”

“哼，打灯笼也难找你这个善人！”

妈妈摆摆手，把门一带，上晚班去了。

勇勇的目光停留在空中，他手中的笔停下了，但心

里的那支笔还在不停地写、写，把爸爸刚才讲的话一字不漏的全记在他那洁白的心灵里。



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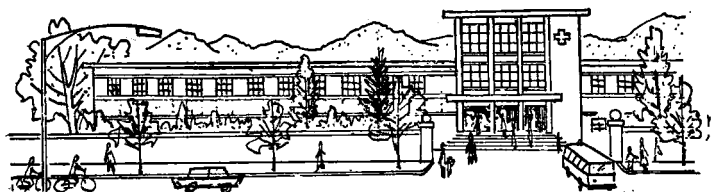
市人民医院座落在护城河岸边的绿树丛中。

一看到医院红楼的楼顶，勇勇便拉拉爸爸的衣角：“爸爸，你和婶婶慢慢走，我先去看看！”

他奔跑到楼下的小窗前，掏出爸爸昨天给他买棒冰的几枚角子，给豆豆挂了个号。

太阳快爬到楼顶上了。勇勇抬头看看，时间不早，赶紧从冬青树边绕进门诊室的走廊。走廊两边的每个门头上，都标着通红的号码。勇勇在这扇门前三站，那道门边瞅瞅，想找个有本事的医生给豆豆看病。医生嘛，当然跟岳飞拜周侗老师父一样，越老越过劲！

兜了一圈，他发现第四号房间靠窗的那张条桌边，坐着一位头发有些花白的奶奶医生。太帅了！他把挂的号夹到刚买的病历本里，往门口的小方凳上一放。嗨哟，还没注意哩，那么多本子，简直象条小长龙！嗯，这肯定是个顶有本事的奶奶医生！好不容易来了，等就等等呗。



片刻，爸爸背着豆豆赶到了。婶婶那忧郁的脸色引起了大家的怜悯。坐在长椅上的伯伯和阿姨们都朝一边挤，要让位子给婶婶坐。婶婶苦笑着，

只是摇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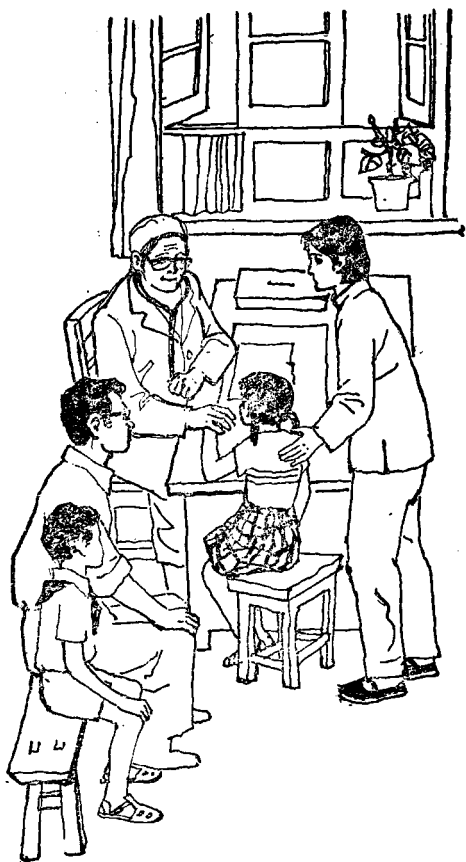
轮到豆豆了。

奶奶医生把老花镜往上托托，拍拍腿边的小方凳，亲切地招呼婶婶：“来，让小朋友坐下。”她用手轻轻地摩挲着豆豆那发黄的头发，温和地问，“哪儿不舒服呀？”

婶婶叹了口气：“医生哪，这孩子真命苦哟……”她把豆豆的病情复述了一遍。临了，拉拉豆豆的手，“豆豆，喊奶奶！”

“奶奶好！”豆豆目不转睛地盯着老医生，突然问，“打针吗？奶奶！一打针，我就会死的！”

医生满脸的菊花纹绽开了：“不打不打。来，让奶奶看看。嗯，好，好。”她翻翻豆豆的眼皮，看她的神



色，看她的脖子，看她的额头；还叫豆豆背过一只手，让几根指头跟大拇指挨个碰一碰，又问了些平时的情况，接着，摊开病历，刷刷刷地写了一阵子，写完了，撂下笔，跟婶婶和爸爸商量：

“让孩子犯一次病，行吗？我想看看。”

话音不高，却象重锤一样，震得勇勇耳朵嗡

嗡响。

“这……”爸爸感到为难，目光转向婶婶。

霎时间，婶婶的脸色变了，嘴角不住地抽动；她抬起头，两眼木然地望着窗外。

“妈，妈，你别哭！别哭嘛！”豆豆在板凳上摆着腿，
“你哭，我也哭，马上死！”

婶婶急忙转过身，伸手把豆豆披在额上的乱发往两边拂拂，咬着嘴唇说：“豆豆，妈不哭。你瞧，妈哪哭啦！”

看得出，婶婶舍不得让豆豆遭罪哟！

奶奶医生望着窗外在微风中飘动的柳枝，沉吟了一会：“那，先做脑电图吧！”她从抽屉里取出一张表格，提笔正要填，又问，“这位小朋友，叫什么名字？”

勇勇挤到桌边，指指表格：“叫汪勇勇，勇敢的‘勇’。”

这一手，还是妈妈那次带姨娘家的儿子宝山来看病时要的一套。勇勇是职工家属，又是独生子女，医疗费能报销，所以妈妈就用勇勇的名字顶替宝山。宝山能讨巧，豆豆为什么不能！爸爸不是常说吗：“乡下人，一分钱来得都不容易啊！”

豆豆睁着一双闪光的大眼，连声纠正：

“不，不，我不叫勇勇，叫豆豆，金豆豆！”

婶婶似乎意识到了什么，慌忙从怀里掏出一块缀满黑花的手帕，一层层地打开，里面裹着几张带着体温的纸币：“这几年，乡下的日子也好过多了。勇勇，帮我去交个钱……”

勇勇的脸刷地红到了耳根。

脑电图室在二层楼最东头。靠墙，站着一台象钢琴一样的机器；旁边，放着一张帆布躺椅。一位年轻的圆脸医生看了看交款单，挥手示意，让豆豆在椅子上躺下。豆豆紧张得小嘴直撇，就是没哭出声。

叔叔从“钢琴”上拉过一把红红绿绿的细电线。勇勇瞪大了眼，呀，每根线头上都有个闪闪发亮的细针。叔叔弯下腰把细针一根一根嵌进豆豆的头发棵里，勇勇数了数，共十四对，二十八根，还有两根长的刺进了豆豆的耳朵；接着，叔叔又把豆豆那两只瘦得象麻秆一样的胳膊用带子固定在椅背上。这情景，使勇勇想起上月球的宇航员。

蓦然，豆豆轻轻叫起来：“妈妈，让我

